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
第八回 說人情忠奸辯駁 演武藝英傑縱橫

話說眾人喜得打殺了胡倫公子，除去本地大患。卻說狄青被包公趕逐，出了衙門，不解其意。一路思量：包大人將吾開釋了，難道我父親做官時與他是故交？但我幼年時，父親升到本籍山西省做總兵，包爺初在朝內做官。今雖將我罪名出脫，還不知兩位弟兄怎麼樣了？狄青正在思想，只見衙役等押出二人，連忙上前道：“二位賢弟出來了麼？愚兄在此守候多時了。”二人說：“哥哥，你且回店中，等我二人作甚？”狄青道：“候你二人一同回去。”二位微笑道：“小弟回去不成了。”狄青道：“不知包大人如何斷你二人？”張忠道：“包大人沒有怎麼審斷，只傳諭下來，將我二人收禁候審。”狄青道：“你二人監牢內去，如此我也同去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你卻癡了。你是無罪之人，如何進得獄中？”狄青道：“賢弟說那裏話來！打死胡倫，原是我為凶手，包大人偏偏不究，教我如何得安？豈忍你二人羈於縲紲之中！我三人不離死生，方見桃園弟兄之義呢。”張忠笑道：“哥哥，你今日就欠聰明了。吾二人是包大人之命，不得不然，你是局外之人。況且這個所在，不是無罪之人可進得的。吾還有一說……”便附耳細言道：“這件事情，包公卻有開釋之意，小弟決無抵償之罪，哥哥可放心回去，對周成店主說知，拿一百兩銀子來使用便是了。”狄青聞言嘆道：“屢聞包大人鐵面無私的清官，若得他開脫你二人，我心方定呢。”談談說說，不覺到了牢中，狄青無奈，只得別去。回歸店中，將近情達知周成店主，嚇得他一驚不小，就將貨物銀子，兌了一百兩，交付狄青。次日到獄中探望二人，分發使費。少停回轉行中，心頭煩悶，日望包公釋放二人。按下不表。再說胡坤府內之事，家丁被打回來，向家主稟道：“包爺審理此事，將一個正犯狄青釋放，小人駁說得一聲，登時拿下打了二十板，痛苦難堪。”胡坤聽了，怒道：“可恨包拯，竟將正犯放走了，又毒打家人，如此可惡！包黑賊真不近人情了。”吩咐打道出衙，一路往孫兵部府中而來。原來孫秀因龐洪人相，進女人宮為貴妃，他是國丈女婿，故由通政司升為大司馬，成為名聲赫赫的大權奸。這胡坤是龐國丈的門生，故孫、胡二人十分交厚，宛然莫逆弟兄。胡坤不去見包公，名正言順，說秉公之論，反鬼頭鬼腦來見孫秀，顯見他不是光明正大之人了。當日孫兵部聞報，吩咐大開中門，衣冠整整的迎接。攜手進至內堂，分賓主坐下，孫爺問道：“不知胡老哥到來，有失遠迎，望祈恕罪。”胡坤道：“老賢弟，休得客氣。愚兄此來，非為別故。”當將此事一長一短說知，又道：“孫賢弟，吾平日本與包拯不投機的，今又打吾家丁，欺我太甚，故特來與人相商。但狄青是個凶身正犯，他已放脫了，有煩老賢弟去見這包拯，要他拿回狄青，與張、李一同審作凶身，一同定罪，萬事於休。如若放走了狄青，勢不兩立，立要奏明聖上，究問他一個壞法貪贓之罪，管教頭上烏紗帽子除下！”孫兵部聽了大怒道：“可惱，可惱！包黑賊欺人太甚，胡兄不必心焦，愚弟亦與包拯不合，為此事且代你走一遭，憑他性子倔強固執，吾往說話，諒包拯不得不依。”胡坤道：“如此足感賢弟，有勞了。”孫秀當日吩咐在書房備酒，二人飲酒，談至紅日西沉，胡坤方才作別回衙。

次日，孫秀一直來至開封府，令人通報。包公一想：孫秀從不來探望我的，此來甚是可疑。只得接進衙內，兩下見禮坐下。包公道：“不知孫大人光降，有何見教？”孫秀冷笑道：“包大人，難道你不曉得下官來意麼？”包公道：“不曉得。”孫秀道：“只為胡公子被人打死，理當知縣審究，卻被包大人把人犯帶回衙來。”包公道：“孫大人，這案件知縣辦得，難道下官管不得麼？”孫秀道：“管是管得的，但不應該將個凶身正犯放脫，不知是何道理？”包公道：“怎見小小少年狄青是凶身正犯？”孫秀道：“這是狄青自己招認的。”包公道：“是孫大人親眼目睹麼？”孫秀道：“雖非目睹，難道那胡府家人算不得目睹麼？”包公道：“如此只算得傳來之言，不足為信。倘國家大事，大人可以到來相商，如今不過是一件誤傷人命，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。若要私說情面，休得多言。”孫秀道：“包大人，你說的都是蠻話。”包爺冷笑道：“下官原是蠻話，只要蠻得有理就是！”但這胡倫是自己跌撲樓下而死，據你的主見，要三人償他一命。你豈不曉得家無二犯，罪不重科？比方前日有許多人在那裏飲酒，難道俱要償他的命麼？為民父母，好善樂生，應當矜恤人命。況且此案下官未曾發落，少不得還要復審，再行定奪。”孫秀道：“包大人，你一向正直無私，是以聖上十分看重，滿朝文武人人敬你。豈知今日此樁人命重案，偏存了私心，放了正犯，胡坤豈肯乾休？倘被他奏聞聖上，你頭上烏紗帽可戴得牢穩麼？”包爺聽罷，冷笑道：“孫大人，下官這烏紗時刻拼著不戴的，只有存著一點報國之心，並不計較機關利害。”孫秀道：“包大人，據你的主見，這狄青不是個凶犯，應得釋放的麼？”包公道：“不是凶犯，自然應放脫的，少不得也要奏知聖上。這胡坤不奏明聖上，下官也要上本的。”孫秀道：“你奏他什麼來？”包公道：“只奏他縱子行凶，欺壓貧民，人人受害的款頭。”孫秀道：“這有什麼為據？”包公冷笑道：“你言沒有憑據麼？這胡倫害民，惡款過多，我已查得的確，即現在萬花樓之地，亦是趕逐居民強佔的。況且張忠、李義、狄青三人乃異鄉孤客，這顯見是胡倫倚著官家勢力，欺他們寡不敵眾，弱不敵強，那人不曉。豈有人少的，反把人多的打死，實難準信。倘若奏知聖上，這胡坤先有治家不嚴之罪，縱子殃民，實乃知法犯法，比庶民罪加一等。即大人來私說情面，也有欺公之罪。”這幾句話說得孫秀無言可答，帶怒說：“包大人，你好鬥氣，拿別人的款頭，捉別人的破綻。我想同殿之臣，何苦結盡冤家，勸你把世情看破些吧！”包公言道：“孫大人，這是別人來惹下官淘氣的，非我去覓人結怨。奏知聖上，亦是公斷，是是非非，總憑公議。倘若我錯了，縱然罷職除官，我包拯並不介懷的。”

當時包公幾句侃侃鐵言，說得孫秀也覺驚心。想來這包黑子的骨硬性直，動不動拿人蹤跡，捉人破綻，倘或果然被他奏知聖上，這胡坤實乃有罪的，悔恨此來反是失言了。此時倒覺收場不得，只得喚聲：“包大人，下官不過問得傳言，說你將凶犯放脫了；又想大人乃秉正無私的，如何肯抹私瞞公，甚是難明，故特來問個詳細，大人何必動怒？如此下官告辭了。”當下孫兵部含怒作別，一直來到胡府，將情告復。又將包拯硬強之言，反要上朝劾奏胡兄的話述了一遍。胡坤聽罷這番言語，深恨包公，是晚只得備酒相待孫秀。講起狄青，言他乃一介小民，且差人慢慢緝訪查明下落，暗暗拿回處決他，有何難處。

不表二奸敘話，再言鐵面清官包公，見孫秀去後，冷笑道：“孫秀啊，你這奸賊，雖則借著丈人勢力，只好去壓制別人。若在我包拯跟前弄些乖巧，你也休想，真個刮得他來時熱熱，去時淡淡的。”又想：胡倫身死，到底因張忠、李義而起，於律不能無罪，故我將二人權禁於囚圈中，這胡坤又奈不得我何。

不說包公想論，再說狄青自別張忠、李義之後，獨自一人在店中，寂寞不過，心中煩悶。只因弟兄二人坐於獄中，不知包爺定他之罪輕重，一日盼望一日。當有周成笑呼：“狄公子，有段美事與你商量。”狄青道：“周兄有何見教？”周成道：“小弟有一故交好友，姓林名貴，前一向當兵，今升武職，為官兩載。日中間暇，到來談敘，方才無意中談起你的武藝精通。林老爺言，既是年少英雄，武藝精熟，應該圖個進身方是。我說只為無人提拔，故而埋沒了英雄。林爺又說，待他看看你人品武藝如何。依吾主見，公子有此全身武藝，如何不圖出身？強如在此天天無事，若得林老爺看待你，就有好處了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”狄青想道：“這句話卻是說得有理。但想這林貴不過是個千總官兒，有什麼希罕，有什麼提拔得出來？又因周成一片好意，不好拒卻他，即時應諾，整頓衣巾，一路與周成同來拜見林貴。

當日林老爺一見狄青，身材不甚魁偉，生得面如傅粉，目秀神奇，雖非落薄低微之相，諒他沒有什麼力氣，決然沒有武藝的。看他只好作文官，武職休得想望了，便問狄青：“你年多少？”狄青道：“小人年已十六了。”林貴道：“你是年少文人，那得深通武藝？”狄青道：“老爺，小人得師指教，略知一二。”周成道：“林兄長，不要將他小覷，果然武藝高強，氣力很大。”林貴那裏肯信，便向狄青道：“既有武藝，須要面試，可隨吾來。”狄青應允。林貴即刻別過周成，帶了狄青回到署中，問狄青：“你善用什麼器械？”狄青道：“不瞞老爺，小人不拘刀槍劍戟，弓矢拳棍，皆頗精熟。”林貴想：你小小年紀，這般誇口，且試演你一回，便知分曉了。即回到後院，已有軍械齊備，就命狄青演武。狄青暗想：可笑林貴全無眼力，輕視於我，且將師父所傳武藝演來，只恐嚇殺你這官兒。當時免不得上前叫聲：“老爺，小人放肆了。”林貴道：“你且試演來。”小英雄提起槍，精神抖擻，舞來猶如蛟龍翹尾，獅子滾球，真乃槍法希奇，世所罕有。隨營士卒，見了心驚，林貴更覺慌張，深服方才周成之言非謬。槍法已完，又取大刀舞弄，只

見霞光閃閃，刀花飛轉，不見人形。一時人人喝彩，個個稱揚。林貴登時大悅。舞完大刀，劍戟弓矢，般般試演，實是無人可及。林貴不勝贊嘆，暗道：肉眼無能，錯認英雄！便問：“狄青，你的武藝那人傳授你的？”狄青道：“家傳世習的。”林貴道：“既是家傳，你父是何官職？”狄青道：“父親曾為總兵武職。”林貴道：“原來將門之種，怪不得武藝迥異尋常，吾今收用你在營效用，倘得奇遇，何難顯達？恨我官卑職小，不然還借你有光了，今且屈你在此效力。”狄青道：“多謝老爺提攜！”狄青思算，欲托足於此，以圖機會，不然即做了千總官兒，亦不希罕的。周成店主得知此事，心中喜悅，以為狄公子得進身之地了。是淺人之見如此，但他一片好心，故狄公子也不忍卻他之意，權在林貴營中羈身。

不知如何圖得機會進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